

第一卷 锦书钩沉

卷首语

人生一世，万水千山，平民也好，富贵也罢，都有自己的故事。历史是人写的，但以前多是权贵者的专利，所以家书家训，中国不乏，但一般老百姓的书来信往，史书鲜有所见。人世不公，历史也不公。我生在旧中国，长在新中国，旧是乡村穷孩子，新是城市亮书生。漫漫人生中，茫茫人海中，有许多亲朋，有许多故旧。又少小离家，一结婚便夫妻长期分居，靠一年的十二天探亲假维持夫妻关系，鸿雁传书，鲤鱼送信，是时常发生的事。但由于我们都是一般的人，一般的小家小户，千书万信随看随弃多未保存。只是我的妻子是个有心人，不知什么时候她开始保存一些信件。我们一九八四年方在宜昌相聚，一九八六年我们正式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，有了固定居所，书信相册也有了收藏处。这时孩子们先后出外上大学，我也在一九九一年离开后方机关，到外营点海南工作。亲人分散各地，书信就成了沟通的主要工具。我们写给妻子的信，她留下了，她写给我们的信，百分之九十九丢失，所以我的情意钩沉，只钩得了书信的一二。

这一二书信，在我看来，十分珍贵。虽是村语巷言，却是一个时代、一页历史的真实写照。尤其是婚姻家庭，夫妇和顺，父慈子孝，母爱子贤，信中流露的那种天然的真情真意，可做中国甚至世界亿万家庭的镜鉴；朋与友那种心灵的坦诚，爱无纤尘，也是人世的金玉瑰宝。这决不是自我标榜，若读者能够详读，你的心灵一定会被震撼——世界上竟有这么圣洁的

心灵，这么纯洁的情意！家和万事兴，这是中华之命脉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书信搬进历史，以利当代！以利后人！

丽江花园

2015年1月10日

同窗侯文明的来信

永忠密友：

你好！这么长时间没给我来信，想死我了！你人生也许有什么变化，不然是不会长时间不给我写信的。中学时代，我一直是你的跟屁虫，喜欢你，尊敬你。你是我们中间的佼佼者，学习好，凡事有主见，对人温和友好。中学以后，我们各奔东西，你一步一步上了大学，我只混了个中师，又被部队选中上了军校，毕业后来到荆州军分区干部科。时间变了，环境变了，我们的深厚友谊一点没有变。你那美好形象，牢牢长在了我的心上，我会永远对你好。

7月初，家乡的丰乐中学一位教师给我来信说，你已返家探亲，于是我也急忙休假回来想见你一面。一到家我便给你写信，约你到我家来玩。谁知假期完了，还没盼到你，我带着失望的心情，回到部队机关，想见到你的来信，但没有。我接受任务外出了，至今未归。前天一位同事把你近日来信带给了我，我喜出望外。拆阅后，知道你工作繁忙责任重大。

虽然你从工程师室调到了一个工厂，单位变了，但还是干着自己的事业，这就好，英雄有用武之地；不像我，没有自己的专业，像个万金油，随便由人安排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搞军队的工作，我是非常热爱军队工作的，只是嫌学的知识太少，作为军队干部我想干得更称职一些。

近来组织上把一批新干部调到其他地方去锻炼了，我信心

十足，也准备去进行一番实际锻炼。可组织上继续把我留在干部科工作，军人嘛，服从是天职，但愿有一天组织上能派我去学工程，那就太好了。

关于你的婚姻也是要考虑了，你和现在的女朋友已相处了一段时间，情深意长非一日可成，你要有耐心。既然已建立了友谊，只要她政治上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应该保持好关系，小吵小闹是任何恋人免不了的，你不要在意。当然若真的觉得相处不宜，也就算了，凡事不要勉强。我真羡慕你，婚姻可以自由选择，不像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寒假到家，家中已有了个老婆，是父母娶回来的，那时我是个十三岁的孩子。但人家已经进了门，我只好认可，现在孩子已经有了，我只能和她白头偕老。

希望你经常来信，希望我们友谊长存！

侯文明

1963年9月2日

旧友绳明轩的来信

永忠友：

近来身体好工作忙吧？

今天丹江口一定很热闹，你今天一定高高兴兴去参加丹江口水电工程发电的庆祝大会吧？奋战了这么多年，开花了结果了，当然值得高兴。虽然在丹江口建设中我还是个孩子，亲去现场劳动很少，但我的父母都是它的建设者，所以我也高兴也自豪。

我是于8月29日离开学校离开家乡奔赴四川的，丹江已经住习惯了，而且我本就是均县人，我们学校环境又好，我们真是难舍难分。可我们学校是水电部办的，毕业后得由国家分配，不可选择。一路上，我们经过了武汉、郑州、西安、成都，于9月26日到达工地。一到工地，心情就坏了起来，这里全是高山峻岭又阴雨连绵。工地是大渡河的一个在建电站，发电量是80万千瓦，机组四明三暗，四台在坝后，三台在山洞里。工地的具体地址是小凉山彝族自治县峨眉山下，河边耸入云霄的高山，全是像刀砍的一样，成天云雾飞绕，很难看到山顶，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。这里流传有“蜀犬吠日”之说，因为有太阳的日子太少，太阳偶尔出来时，狗把它当作怪物，所以狂吠不止。通工地的铁路全修在半山腰，全是山洞，有的洞长十几里。公路全在山上转，全是陡坡、急转弯，坐在汽车里看铁路，有时抬头向上看，有时低头向下看，游龙戏凤似的。我

们住在半山腰，房子是油毛毡竹子墙，因为没有一尺平地，只好在房前搭有排架，让人有个落脚的地方。我们吃饭也要爬上爬下，那山比丹江最高的山还高。这里的人因常年难见阳光，全都黄黄的害病似的。屋内全是湿湿的，衣服被子潮潮的，一进屋就会闻到一股霉气。这里的蚊子老鼠又多又大。生活真是不容易，所以我特别想家想你们这些朋友。

我们这里的工人大多是从黄河三门峡来的，18000多人，13000人是亦工亦农、合同工。这里物资奇缺，两个百货店，货架上全是空空的，能卖的东西很少。工人们每月每人1/4块肥皂，两个人一管牙膏。我们的户籍关系没到，连这也没有。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7斤，我第一个月就吃了50多斤，幸亏从家带来些粮票。青菜和肉类少之又少，到这里许多天了，连半斤肉也没吃着，我真不知天府之国为什么会这样！

这里的工程很重要，是三线建设的重点，中央要求70年发电。工人们辛苦地工作着，纪律很好，这里没有发生过武斗。但有一条，谁也不准乱讲话，若讲错了话被打成反革命就惨了。

进川容易出川难，古有“少年莫进川，进川难回还”之说，那是因为四川美女多，男人们进川就会被绊住脚。我现在五心不定，去留两难，但保住工作是必需的，看来我的命运只好跟着三线建设走。丹江口建设完了，你最好还是留在湖北，不要到大西南来，若要来，等环境好了再来！

祝你工作顺利！

友 绳明轩

1968年10月1日

侄儿姚东平的来信

永忠伯：

来信收到。战备一解除，我们便到登封县搞特业兵的集训去了。师里近日准备召开比武大会，所有单位现在都在搞队列训练，准备迎接各级首长的阅兵。6月中旬连队准备搞实弹射击，地点不是在黄河滩就是豫西北山区。我还是很忙的，所以几个月没给您写信，实在对不起，望给予谅解。

我目前仍然在侦察班，一切均好，望伯勿念。

这次从外面回来，支部已决定我可以探亲。若决定了何时探亲，一定提前去信告诉您，回家也一定会到宜昌去看您。您是我爸爸的小学同学又是绝好的朋友，您对我们兄弟又比较关心爱护。据家里来信说，我的三弟姚志勇借您的力量，已到丰乐镇上高中去了，只要他努力，我们姚家和他自己的命运将有大的改变。我自从小就得到了您的关爱，我长大成人后，对您非常崇拜和爱戴。在部队我尽量按您的话去做，时时不忘当个好战士。

大妈到丰乐工作以后，我仅给她写过两封信，不知收到没有？现在老爷爷和两个兄弟都好吗？请代我问候。

祝您健安！

侄 姚东平

1979年5月26日

朋友兼战友张兵的来信

小李：

你好！

十分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友谊。你下到我队不久，我们很快相识相知，成了互相依赖的好朋友，这是我们之间最难得最珍贵的东西。你是大知识分子，我是一普通工人，时世把我们放在了一起，这是几世修来的缘分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，最文明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、信任、相爱。每想到和你的相处，我就感到很幸福。在我心中，你是个知天知地知人类的百科全书，周围没有什么人比得过你，我会永远把你的博大温馨印在心里。托你的福，父母身体很健康，你不必为念。

转眼就过去二十多天了，刚回家时，一切都感到生疏，分别一年的汉口，确是又是一派景象。新盖的高楼林立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，几十家电影院放映着各种新片。除了剧院外，业余艺人于街头巷尾搭台、围场，京、汉、楚、相声、评书、杂技，应有尽有，真是百花齐放，热闹非常。市场商品更是琳琅满目，菜场里鸡鸭鱼肉一应俱全。餐馆里顾客盈门，商店里人众熙熙攘攘，年轻人穿着时髦的盛装，特别是女孩子更是打扮得妩媚多姿。比起宜昌来，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原先年轻人除了打架就是闹事，现在说起话来彬彬有礼。除了工作，大概就是学习和跳舞，我属于局外人，只是欣赏欣赏而已。

在家里我无所事事，父母对我照顾十分周到。茶余饭后，看看电影听听戏，倒也十分愉快，有时同学聚会或是到同学家里走走，也是美事。

假期逼近，无可奈何要回去了，也好，又能见到你和你相处，也是求之不得的。我决定按时归队。

顺致

吉安！

张兵

1979年11月5日

故友辛定平的来信

李哥：

近来身体健康？工作顺利？一切都好吗？

你记得吗？那是几年前公安民兵参加长江葛洲坝工程建设，来到宜昌两三天，我就认识了你，你坐在调度室的文雅样子，我永远难忘。相识后，你对我特别关心特别爱护，工作生活上给了我许多方便和帮助，玩得也愉快。在这里表示感谢，你是大好人，上天会保佑你。

今天我们天各一方，相隔千山万水，但我的心还在你身边，我多么希望永远和你工作生活在一起，享受雨露和阳光啊！但这是不可能的，我只是湖北公安的一个小农民，从宜昌回乡后我参加了解放军，到四川已一年多了。部队有规定：哪里来哪里去，服完兵役我依然回乡务农，安居乡土。我不甘心，但也没有办法。葛洲坝工程建设得怎样了？你还在调度室工作吗？我的好大哥，你不要忘了我，希望我们友谊长存！

此致

敬礼！

辛定平

1979年10月17日

同乡关世应的来信

叔叔：

您好！自从3月带着女朋友回乡探亲以来，由于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考试，连续几届大学生实习，加上筹备婚事，我是很忙的，有一段时间没给您写信了。但时时惦记在心，我怎么会忘记我这个江陵医学院的教师是怎么来的？我本是一个农家子弟，在乡村当个赤脚医生，由于您大力帮助，毕业后分到了荆州，脱离了农村，我和我的家人都十分感谢您，记着您。

关于婚事，是您帮忙定的。现在也正在按您的意思办。已买了一些木料运到了沙市，打算9月打家具，拿结婚证，春节结婚。不过由于学校住房紧张，不知搞不搞得到一间房子，因此到时看情况，没有房子还是不能结婚的。

近年来我校变化惊人，建了新的教学楼和宿舍，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。学生及教师放假的时间延长，即暑假50天，寒假三周，这样我们就不止一年十二天探亲假了，可以轻松很多。目前我校也正在搞工资调整。不过我们工农兵学员是没有希望的。据说中央有文件，目前工农兵学员专科毕业的，工资一律按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的35元增加到48元，我还是满意的，您怎么样？

张超、张学新两位老乡，近期来往较少，他们成天沉浸在幸福的家庭生活之中，我也正为自己的事忙得不可开交。结个婚真难，太难了，社会风气如此，婚事办得寒酸，会招人闲

话，我只好硬着头皮，应付这种风气！

侄 关世应

1980年6月11日草

妻子的来信

忠哥：

来信收到好几天了，因月底工作实在太忙，当会计，月底账会忙死人，没有及时给你回信，请谅解。

你来信讲挂念两个儿子，特别关心他们的成长，我来告诉你。

李星身体很好，只是个子不算高。他的班主任对我说原本想叫他当班长的，因他学习好，总是在五名以前，又爱劳动，可由于个小，有些调皮的大个子他管不了，有些事他又带不了头，就只好叫他当了五年级的学习委员和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。

小笛（次子李亮）吃菜嘴巴特别刁，但身体很健康，从来没病过，只是瘦了一些，敢是在抽条子。他学习很用心，爱认字爱读书爱写字，上进心很强，将来一定有出息，娃娃看小时嘛。

父亲也很健康，帮我料理着家务。

时间像流水匆匆而去，我们分别已一个月了，但我的心中一时一刻也没忘掉你。由于对你思念过重，精神总显得闷沉沉，尽管我们这里经常有唱戏的放电影的，我也很少去看，也很少与人说笑。虽然有时候我极力控制自己，少想那些我们在一起的无比幸福镜头，自己对自己说，已是半辈子了，孩子也这么大了，何必像结婚时那样如此多情？再说，思念过重会

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但，我怎么也忘不了我们的幸福相处，你的温和漂亮形象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碑上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也动摇不了爱你的那纯洁心灵和真挚感情。每每分别后，我的心都好痛好痛，无论多少泪水，也洗不掉我内心的思念创伤，我多么不愿意过这样牛郎织女的生活！

我是万不愿意把此种心境告诉你的，因为你的思念和我一样，也在日夜难过，我不应往你伤口撒盐，但我实在不能忍受这相思的痛苦，对你倾诉一下，缓解一下我的情绪。为了你的安宁，为了你的健康，以后再也不说了，把一切相思之情爱你之情藏在心中，慢慢朝前度时光吧。

望你多保重，挂念着你！

妻子 兰妹

1980年3月30日

小弟李念亲的来信

大哥：

近来身体好？挂念！

今来信有一事相告，以解哥的悬心。

我的婚姻一推再推，是何家提出了太多条件，其中有条是我和家人都不同意的，就是上她家做上门女婿。思前想后，我本想结束这段婚事告吹算了，可何桂香怎么也要和我在一起。经不少人劝解，她父母同意她嫁给我，经研究，婚期定在4月6日。

因为自小失去母亲，哥哥姐姐把我养大，稍长又到西藏当了七年兵，我知道哥把我日夜挂在心上，现在就要成家独立生活了，哥可喘一口气了。你忙，就不必回来了，一切有二哥二嫂料理，你放心吧。

弟 李念亲

1980年3月12日